杜詩言志

杜詩言志卷十三

佚名

寄常徵君

白水青山空復春。徵君晚節傍風塵。楚妃堂上色殊眾。野鶴階前鳴向人。萬事糾紛猶絕粒。一官羈絆實藏身。開州入夏知涼冷。不似雲安毒熱新。

徵君。不知何許人。縣讀之似一篇北山移文。

譏其改節應世。而細味之。則仍是喜其肯出也。言徵君隱居。而白水青山爲之春色。今既出矣。則此春殊爲空復耳。此蓋調之之辭。非眞如稚圭之譏切周顒。便爲磨礪將斬也。於是乃贊之曰。楚妃原自殊色。只是不肯輕出堂上耳。今既來處堂上。則誰復有能與之爭妍者。又如海鶴高翔於千里之上。豈肯來階前向人而鳴。而今則又肯來此階前。卽又何

人之不樂聽其鳴耶。士君子抱負才具。原當用世。懷寶迷邦。原非所貴。獨是身雖達而不變所守。乃爲不失其正。今徵君之一行作吏。吾知其雖在萬事糾紛之中。猶能絕粒谷神。決不至貪冒以飽慾。則是雖一官覊絆。適足藏用於其中。所謂大隱在朝市。內不失已。外可治人。何傾如之。若此者正賢士所以自御之正道。而君已得之。則處開州而中心恬適。

雖入炎夏猶然涼冷寧似我之飄泊於雲安。其煩亂之熱毒乃至不可耐耶。蓋少陵本是傾賜用世之人。斯時常懷歸朝覲君之念。徵君想屬舊好故爲之誌喜首二句微調之而下則皆喜慰之辭也。讀者勿錯會意。

同元使君舂陵行 并序

覽道州元使君結舂陵行。兼賊退後示官吏作二首志之曰當天子分憂之地。

效漢官長吏之目今盜賊未息知民疾苦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爲邦伯萬物吐氣天下少安可待矣不意復見比興體制微婉頓挫之辭感而有詩增諸卷軸簡知我者不必寄元

觀此詩序則知古人之作詩非以爲一時結納之資亦非以爲一日游戲之具其辭必本於是非之公其情必軌於好惡之正而又關

乎國事之治亂人心之貞邪使千古而下讀之可以爲龜鑑所謂詩史是也此增諸卷軸將以信後世不必寄元明乎其無私意也比興體制微婉頓挫八字足以蔽作詩之妙詩解如左

遭亂髮盡白轉衰病相嬰沉綿盜賊際狼狽江漢行歎時藥力薄爲客羸瘵成吾人詩家秀博采世上名粲粲元道州前聖畏後生觀乎舂陵

作數見俊哲情復覽賊退篇結也實國楨賈誼

昔流慟匡衡常引經道州憂黎庶辭氣浩縱橫

兩章對秋月一字偕華星致君唐虞際純樸憶

大庭何時降璽書用爾爲丹青獄訟永衰息豈

惟偃甲兵悽惻念誅求薄斂近休明乃知正人

意不苟飛長纓涼飈振南獄之子寵若驚色沮

金印大輿合滄溟淸我多長卿病日夕思朝廷

肺枯渴太甚漂泊公孫城呼兒具紙筆隱几臨

軒檻作詩呻吟內疊淡字款傾臧彼危苦辭庶幾知者聽

次山舂陵行自言到官未五十日諸使徵求符牒二百餘封失限者罪至貶削然寧獲罪不忍使困疲復羅征歛故少陵謂得結輩十數公爲邦伯天下可以少安矣作此詩美之然在今人作此詩必重將次山原作鋪敘一回看他只閒閒從自家說起蓋舂陵事次山

已自言之今若代爲重敘無論非體即亦犯複無味然一往只作贊頌之辭即又焉得洋洋灑灑有如許一篇廿有餘韻且只說他家事將自己放開亦覺不著痛癢便無性情故且先將自己感動處說起說我於老年遭亂因而轉益其衰疾病相嬰寇亂不止流離於江漢之表當斯時也藥力既薄羸瘵已成尚有何心情學詩家者流來名競秀爲耶惟是

今日所作實爲元道州所感出於中心之所不能已故亦聊復爾爾也夫道州豈今日之人哉當於古人中求之雖前之聖人亦且嘆畏爲不可及自粲粲元道州以下十三韻方是贊次山言初讀其舂陵行已見其情之後哲繼覽其賊退篇則益嘆其爲邦國之楨也此與賈誼之痛哭流涕匡衡之引經言事直相頡頏故憂民之情浩然縱横於辭氣之間

前後兩章其光明直可以對秋月詩中之意
言言皆出於肝鬲字字皆流於肺腑直可與
華星偕曙一字不可動移若而人者眞可以
用爲公輔於以致君澤民措天下於風動豈
惟能偃息甲兵撥亂而爲治哉悽惻二句說
前首之不忍徵斂乃知正人意以下六句是
說次首之欲委節而就魚菱也然則此詩之
作全是一篇公道爲朝廷歌得賢爲黎庶歌

愛戴與己之私情無與。故力疾而書。墨淡字傾皆所不計。亦惟知我者能讀此而諒我也。

孤雁

孤雁不飲啄。飛鳴聲念羣。誰憐一片影。相失萬重雲。望盡似猶見。哀多如更聞。野鴉無意緒。鳴噪自紛紛。

天下無意緒人。得志固無所表見。即失意亦無甚悲感。以其見地原自淺薄也。惟至性情

篤厚之人得意處自有許多氣節而失意處遂必沉痛欲絕老杜此詩正借孤雁以自寫其懷抱蓋雁之為物篤於倫義一失其偶終不更配即如士君子之一意從君之死靡他苟不見用即無聊賴故不飲啄者謂其生理都絕也飛鳴念羣者謂其無時無地敢或忘也一片影萬里雲者謂其放跡江湖無由贈依魏闕也此時肅肅碌碌之人誰知傑士心

中之事彼紛紛鳴噪者。不過野鴉之類耳。有何意緒耶。此下數首皆咏物詩。各有託喻。解見後。

鷗

江浦寒鷗戲。無他亦自饒。卻思翻玉羽。隨意點春苗。雪暗還須浴。風生一任飄。幾羣滄海上。清影日蕭蕭。

此詩言物之賦性純潔者。即隨在必有以自

見而不混同於流俗也即如此江浦之寒鷗偶然游戲未嘗別生妝飾有他謬巧而其風流蘊藉之態亦自饒餘非凡鳥之可得而比試觀其玉羽之翻而春苗爲之點染祇在有意無意之間雖其遭逢不偶雪落風生而彼則潔者愈求其潔飄者一任其飄亦何其超然物外而無所係累耶我儀圖之滄海之上清影蕭蕭者必此物此志也悲夫

猿

裊裊啼虛壁蕭蕭掛冷枝艱難人不見隱見爾如知慣習原從衆全生或用奇前林騰每及父子莫相離

此以自比其播遷之苦而恐其終不相保也

吾嘗怪少陵自去官之後數年之間由秦而蜀由蜀而楚中間僅有成都草堂得以少安其餘則皆奔馳道路席不暇煖竊疑先生可

已而不已亦屬躁擾不寧之過乃今讀此詩而後嘆先生之出於驅廹蓋亦有不得已於行者也夫啼虛壁而挂冷枝者猿之性也乃有人焉逃虛而啼逐冷而挂一若甘爲猿之所爲者豈好自苦哉良以世際艱難故不免耳夫艱難不免因而或隱或見以求盡全生之理者人或宜然而爾猿者何亦知之因知逃虛挂冷者衆猿慣習之所同而隱見求生

者一人用奇之偶似艱難至此良可悼嘆於是騰擲所至不厭前林之遠亦求得以骨肉完聚不至父子相離耳夫少陵之萬里淸江三年落日卽虛壁冷枝也時而幕府時而淸溪時而斷棧卽隱見也由成都而梓閬由梓閬而忠渝嘉戎以至雲安白帝皆前林之騰及也數年之蹤跡都爲照在此一詩然後知其前後騰展皆用奇以全生之故豈苟然哉

至於結父子莫相離一語而後嘆其情之已憊矣。

黃魚

日見巴東峽黃魚出浪新。脂膏兼飼犬。長大不容身。筒筩相沿久。風雷肯爲神。泥沙卷涎沫。回首怪龍鱗。

此以喻小人之怙勢自肥。而終釀自焚之禍也。自古莽卓粱冀之徒。藉君之寵賚而封殖

不已者。後皆敗覆。殺身亡家。歷歷可指。而唐自安史作逆以及楊氏戚屬敗亂之餘復有李輔國程元振之流猶然踵武蹈轍不自斂戢少陵爲此詩以象之言黃魚蕭然一物耳。徒有此長大之軀。脂膏之膩。適足以供人之葅醢。且其充餘之甚。致堪輕賤。至以之飼犬。此巴東之峽。日見其出浪之新也。正如彼貪鄙之夫。封殖自肥。無德以堪其尊富。一朝敗

壞身戮而家破何以自容其身哉夫國法之誅戮奸邪亦如取魚之筒箭設立相沿已久豈肯稍爲寬貸而君上之威靈雖嘗寵眷於汝至於不容之日雖有風雷不復降爲汝神但見其狼藉鄰市而涎沫卷展於泥沙豈猶回首追憶而歸怨於龍鱗之不假易耶此易之所以戒負且乘而屈子之所謂有扈牧豎云何而逢也

白小

白小羣分命。天然二寸魚。細微霑水族。風俗當園蔬。入肆銀花亂。傾箱雪片虛。生成猶拾卵。盡取意何如。

此以喻暴君之橫斂不恤民命也。言白小之魚。僅及二寸。其爲力幾何也。然亦命係於天。沾好生之德。聚族而水處。奈何此地之人。取以爲食。不以爲水族也。而竟以當園蔬。此何

異於橫斂者之草菅民命也於是入肆之多燦然入目如銀花之亂錙銖不少遺焉及其傾箱而入釜也如雪片之入於洪鑪無復餘滓之少存焉不知一物之微皆有關於生成愛養之義仁人於此尚且有拾遺卵而思育之者而此則何其意在盡取不至於竭澤不休耶觀此白小而暴君之橫斂亦猶是也

移居夔州郭

伏枕雲安縣遷居白帝城春知催柳別江與放船清農事聞人說山光見鳥情禹功饒斷石且就土微平

此由雲安遷至夔州之作也春催柳別時易逝也江與船清歸興濃也農事惟聽人言山光徒悅鳥性歸而未能即歸之情事也然則我之居夔亦暫耳豈以爲樂土之可久安乎存此以見少陵之行跡如此

白帝城最高樓

城尖徑仄旌旆愁。獨立縹緲之飛樓。峽坼雲霾龍虎睡。江清日抱黿鼉遊。扶桑西枝封斷石。弱水東影隨長流。杖藜嘆世者誰子。泣血迸空回白頭。

世間林林總總。億萬兆人。其間不過是多愁與無愁兩種。而多愁與無愁者又各有兩種。其無愁者一等是上上之人。樂其在己之性

天淡然無欲故無入而不自得其一等是下下之人不知天高地厚醉生夢死打諢了一世而多愁之中亦有一等上上之人以天下爲己任居廟廊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亦有一等下下之人懷居懷惠患得患失常汲汲戚戚一個不了大約其愁有大有小由於其所居之地步識量見解有高卑彼地步高者自然襟懷浩落所見者大天

地萬物皆其一體。所謂大人是也其地步卑者。自然規模狹隘。識趣鄙陋。其中不過一富貴利達足以盡之。故夫高明卓犖之人。潛居一室。猶有悲天憫人之心。隱隱欲動及一當夫登高望遠之際。則此心之勃發。更有浩乎其不可遏者。老杜以稷契自命之身當生民流離之日。一肚皮熱淚。廹於暮年。故當獨立最高之地。驀然打動見此乾坤景象天下一

家。龍虎自睡。鼉鼉自遊。扶桑西其枝。弱水東其流。一幅錦繡江山。而能黼黻之者誰也。徒使我杖藜而歎白首。空回亦何謂耶。故血淚迸空。不能自禁。不覺喟然與嘆。銜口而出。形之於詩。不然者此淚無從而迸。而嘆世者又歎個恁麽生也。若不說破。終成鶻突矣。

古柏行

孔明廟前有古柏柯如青銅根如石霜皮溜雨

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君臣已與時際會樹
木猶爲人愛惜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
山白憶昨路繞錦城東先主武侯同閟宮崔嵬
枝幹郊原古窈窕丹青戶牖空落落盤踞雖得
地冥冥孤高多烈風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元
因造化功大廈如傾要梁棟萬牛迴首邱山重
不露文章世已驚未辭剪伐誰能送苦心豈免
容螻蟻香葉終經宿鸞鳳志士幽人莫怨嗟古

來材大難爲用。

少陵於武侯最爲嚮往。一則爲其資志而歿。同病悲惋。一則爲其君臣道合。無嫌無疑。實堪羨慕也。此於廟柏而致其稱詡之意。夫一柏耳。豈眞能同於金石之質。而曰柯如靑銅根如石。且至於二千尺之高哉。朔亦奉揚溢美之辭。然不如是夸大。則無以致尊崇之思。蓋物以人重故也。下接云夏由先主與武侯

志同道合君明臣良一時相得益彰是以一
樹之存猶爲人之所愛惜勿翦勿拜以至於
如此其高大也是其氣燄豈徒歸然於一廟
之前哉直將與宇內之崇山峻嶺同其照耀
矣且不獨一廟之柏爲然蓋錦城之東其君
臣同祀於閟宮者多有崔嵬之枝幹盤踞於
丹青戶牖之中大率皆有孤高烈風之危而
冥冥之中頼有扶持之使不至傾危者皆神

明正直之力。自能主持造化於不替也。其頌廟柏而歸功神力者止此。下因託喻而發嘆曰。覩此廟柏。材美如此。則將取之以爲大厦之棟梁。實堪厥任。雖長材不自炫鬻。不露文章。而亦未嘗不以濟世爲心。何辭翦伐。特恐驚駭雖衆。推轂無人。方致螻鳥腐鼠之猜。而螻蟻可畏。終須工師特達之薦。而鸞鳳難期。此其遭際。姑以聽之於時。而志士幽人之心。

則未嘗以此少生嗟怨蓋曠觀古今知材之大者原不易為世所用也此詩前半闋則贊武侯先主之神明正直後半闋則借廟柏以況材大者之難為世用而覺在已之本懷也詩情之移步換形不可方物者如此

即事

暮春三月巫峽長晶晶行雲浮日光雷聲忽送千峯雨花氣渾如百和香黃鶯過水翻回去燕

子衡泥濕不妨飛閣捲簾圖畫裏虛無只少對瀟湘。

少陵以大曆元年春至夔州卽寓居西閣中有詩十餘首皆是年冬月之作而此一首則其初來暮春之詩也看他便將一幅巫峽暮春圖端端寫出是巫峽風土是暮春景物妙眼曾見卽爲描繪上紙蓋地近南方雷雨較早而天時氤氳故花氣濆鬱也黃鸝過水有

作止自如進退寬綽意燕子銜泥有取攜自便隨分知足意此先生對時育物襟懷自爲寫照末結語云此眞一幅天然圖畫以我處此飛閣捲簾之間分明是畫中人其一片空虛無著景象如在瀟湘之間只少對瀟湘三字耳是時少陵流寓夔州懷歸甚切而此一首則絕無愁戚之聲亦只是黃鶯燕子一聯暗傳心事也

詠懷古蹟五首

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三峽樓臺淹日月五溪衣服共雲山羯胡事主終無賴詞客哀時且未還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

咏懷古蹟非咏古蹟也乃借古蹟以自咏其懷抱耳此第一首則直咏已事惟末一語咏庾信事以自況是爲古蹟耳故支離東北言

安史之亂也。漂泊西南。言流寓於川陝也。三峽樓臺五溪衣服。承西南天地而言也。羯胡事主。致亂之由也。詞客哀時。搖遷之實也。然後結之曰。我之平生直與古之庾信相同。而暮年詩賦。果亦能與之同動此江關也乎。通首皆咏已懷。而末句帶言古蹟。此易見者也。

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江山故宅空文藻。雲

雨荒臺豈夢思。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今疑。

此第二首。則將自己懷抱與宋玉古事引爲同調。句句夾寫。蓋宋玉以不世之才。遭荒淫之主。雖乃心宗社。而於治無補。正與少陵心事脗合。故曰搖落之中。深知宋玉之悲。以其生不逢時與已同也。一同則無所不同。即以風流儒雅言之。亦若與已相同。而生乎吾前。

是可以爲吾師於是悵望千秋而潸然灑淚者以其異代生不同時不能以其蕭條之景況互相憑弔也迄今江山故宅空存文藻絕無功德在人即所謂雲雨荒臺豈眞有夢思亦不過假託以諷諫卒之荒淫之主終折入於虎狼之國而所謂楚宮之盛盡歸於泯滅雖舟人指點其故址亦大槪出於傳聞在可信不可信之間夫豈足據以爲實跡哉通首

是爲懷與宋玉異代相感非專咏宋玉亦易明也。

羣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尚有村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畫圖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月夜魂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

此第三首則專咏明妃之事無一字及於已懷乃吾則正謂此爲少陵自咏已懷非咏明

妃又與前昔之以已與古人所寫者不同葢彼之明與古所寫者猶爲膚淺而此之賭地比託者乃更爲深沉也少陵自比稷契葵藿傾陽乃竟虛度一生流離終老一腔怨恨無處發洩今乃特借明妃爲之寫照故言明妃之生長於荆門實爲羣山萬壑之所環抱因其靈秀所鍾故特生此瑰麗之質失天既篤而生之必將寵而異之是宜處以宮闈之安

榮以褕翟之貴奈何一遭讒間遠嫁單于抱恨紫臺獨留青塚至今春風之面徒存於畫圖環珮之魂空歸於月夜此曷故哉夫天下若汩若滅之境原以待無知無識之人若乃靈秀積中了辦一切而竟使之汶汶以沒世亦何足以厭服其心是又不如不生之爲愈也此其怨恨直至海枯石爛不可磨滅夫明妃抱此怨恨不可明言祗以託之千載琵琶

而少陵之怨恨不可明言又以託之明妃通篇只重寫怨恨二字乃所以寫明妃即所以寫已懷也

蜀主窺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翠華想像空山裏玉殿虛無野寺中古廟杉松巢水鶴歲時伏臘走村翁武侯祠廟長鄰近一體君臣祭祀同

此第四首則咏蜀先主之事言蜀主王業在

於成都非夔人也其在夔者不過因窺吳而來暫駐於此耳乃逾年而崩亦遂在於永安是以夔之古蹟遂有蜀主之宮廟然而警蹕之盛如翠華玉殿僅可想像於虛無之中無復存者惟是跡雖無存古廟松杉僅巢水鶴而德義之在人心則有歷久而不磨者每見歲時伏臘奔走村翁與鄰近之武侯一同殷勤祭祀其愛慕之不忘有如此者夫古今創

垂之主多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而蜀主與
武侯獨能感刻於人心者則以其君臣一體
之誼眞爲千古之絕調出於至誠爲能動物
耳此一首是詠蜀主而已懷之所係則在於
君臣一體四字中蓋少陵生平只是君臣義
重所恨不能如先主武侯之明良相際耳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相肅清高三分割據
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伯仲之間見伊呂指

揮若定失蕭曹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

此第五首則咏武侯以自况蓋第三首之以明妃自喻猶在遭際不幸一邊而此之以武侯自喻則並其才具氣節而一槪擧似之夫史稱孔明以管樂自比第言其才藝耳若其體段則實在管樂之上少陵生平以稷契自許則欲自比於武侯必先將武侯品題出一

個定評夫管樂富強霸術既不足以況武侯
則必於管樂之上尋出一個王佐之才來比
則斷非伊呂不可矣夫以伊呂比武侯者卽
以稷契自比之一證也以伊呂比武侯則必
抹倒蕭曹夫蕭曹者亦不過管樂流亞也但
蕭曹當興王之世指揮如意然其功業之卑
不過若是若使武侯居開國之始其制禮作
樂必有大可觀者非僅區區叔孫通之手筆

而已也此此等品評實有確見非空空迂論妄自尊大未後言志決身殲則是純臣致身報主事天立命的本領斷非王佐不能做出然則此首又非詠武侯仍是自詠也這纔完得題目詠懷古蹟四字

牽牛織女

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光竟難候此事終朦朧颯然精靈合何

必秋遂通亭亭漸妝立龍鵲具曾空世人亦爲
爾祈請走兒童稱家隨豐儉白屋達公宮膳夫
翊堂殿鳴玉淒房櫳曝衣徧天下曳月揚微風
蛛絲小人態曲綴瓜果中初筵裛重露日出甘
所終嗟汝未嫁女秉心鬱忡忡防身動如律竭
力機杼中雖無舅姑事敢昧織作功明明君臣
契咫尺或未容義無棄禮法恩始夫婦恭小大
有佳期戒之在至公方憫荷齟齬丈夫多英雄

七夕事不見經傳蓋出於小說家荒誕之語誠爲褻嫚上聖余嘗辦之天上列宿皆分掌人間事務如參伐主征討營室主建造奎壁掌文書各以義爲名而牽牛則主耕作織女則主蠶桑各恭乃職不相侵越不知乃何許人忽作此語以爲妖豔其墮拔舌獄也蓋已久矣又相傳爲曝衣乞巧之事夫曝衣則取其秋陽初盛而乞巧則以毛詩終日七襄之

語尙爲雅令此詩首闢渡河之非而後戒乞
巧之妄蓋公所深惡者不以直道而用巧也
夫人臣事君猶女子之從夫其未筮仕也如
女子之未字只宜竭力機杼勤於織作修身
以俟而無取乎奔競鑽營之術其旣仕也如
女子之有家天威咫尺之間惟以禮法自守
而恩以義合濟與不濟一聽之於聖明之降
鑒苟或違心植黨弄巧成拙一遭齟齬則大

君以禮相繩。如英雄丈夫之不爲妾婦所欺。則平日之所爲小忠小信。何足以挽回於萬一哉。則愼毋乞巧之爲多事也。

返照

楚王宮北正黃昏。白帝城西過雨痕。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衰年肺病惟高枕。絕塞愁時早閉門。不可久留豺虎亂。南方實有未招魂。

通首總是描寫天涯流落之景言楚王宮北白帝城西皆屬南方邊徼之地豈衰年老病之所宜居哉況當此日暮黃昏之時又值新雨初過之後但見落日返照旣入於江而又從江水中翻影倒映在石壁之上此正如羈旅之人生於何地流寓何所而又遷交於何處也又見雨過雲歸擁滯於林樹遂遮蔽山村此正如流浪之跡沉閣他方雖欲尋覓故

鄉而不可得見也如此景況而當衰年肺病

何計可以療愁惟有閉門高枕非安居樂土

遂可忘憂不過中原豺虎之亂未已故驅迫

至此而不能去耳掌纓上帝居高聽卑亦曾

知有下人魂魄離散於南方而未招乎曷不

早已豺虎之亂使之勿得久留於中原也夫

豺虎之亂普天率土之所共憂豈惟南方一

人有未招之魂而少陵直欲以一己向上天

請命，豈眞以其忠孝之至，爲足以感格上天。亦以其赤子之呼，出於疾痛之不容已，而應與不應，在所不計耳。

閣夜

歲暮陰陽催短景，天涯霜雪霽寒宵。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野哭幾家聞戰伐，夷歌數處起漁樵。臥龍躍馬終黃土，人事音書漫寂寥。

少陵暮春至夔州寓居西閣半載其詩十餘首五古則有西閣曝日近體則有兩望又六韻二首不離西閣二首三度期大昌明府同宿不到一首又夜宿曉呈元二十一曹長一首又西閣口號一首又宿江邊閣一首大意皆以旅人遷次之憂而又懷君國危亡之慮如所云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胡爲垂暮年憂世心力弱社稷堪流涕安危在運籌看

君話王室感動幾銷憂又時危關百慮盜賊
爾猶存一何其忠愛之性百折不廻老而彌
篤也又如寒江流甚細有意待人歸古來遭
喪亂賢聖盡蕭索失學從愚子無家任老夫
擊柝可憐子無衣何處村讀之一種悲涼之
聲淒其欲絕而襟懷正自浩落不傷激楚此
其意旨盡在言下可以領會無事深解而吾
惟於此閣夜一首獨愛其氣骨之雄駿更爲

集中之傑出者不禁三復而樂道之夫曰閣夜則非他夜之可比其情在閣而閣夜又非閣之他時可比其景又在夜故作閣夜詩必須於二字夾縫中寫出故起句撇卻短景提出夜字而承之以天涯霜雪四字則是閣夜而非他處之夜矣蓋凡高處方能見遠故必立於高閣之上方能知天涯之霜雪已霽於今宵插一霽字便逗起三峽星河等意夫三

峽星河固是夜景然非此閣何由見之妙在三峽星河之上又先襯一句五更鼓角似此星河動搖之影皆從鼓角悲壯之聲湧出便將戰鬭亂離之景象描繪殆盡星河者夜也三峽星河則閣夜矣五更者夜也五更鼓角則又閣夜矣此之謂夾寫或疑鼓角恐亦是設爲此景不知此閣乃係官閣必與峽關麗譙相近少陵蓋暫住於此亦係夔之賢府主

所採以作寓公者非民屢也試觀三峽迅流之水而上映星河互相動搖而又出於鼓角悲壯之中此何等氣象眞有令人不寒而慄者況野哭四起多由戰殤夷歌滿地雜入漁樵此時此際不堪回首惟有大發一嘆陡地跳出機關而一言以勘破之曰任爾何等英雄何等跋扈雖臥龍如諸葛躍馬似公孫終成黃土有何益哉而我之作客江濱人事音

書都付之寂寥之中又奚足惜也讀此詩令
人增長氣魄開拓胸襟非直爲咏歌而已也

杜詩言志卷十三終